

· 世界文学名著 ·



爱伦·坡小说选

Selected Stories of Edgar Allan Poe



[美]爱伦·坡 著

曹明伦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 ·

爱伦·坡小说选

Selected Stories of Edgar Allan Poe



[美] 爱伦·坡 著

曹明伦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伦·坡小说选 / (美) 爱伦·坡著; 曹明伦译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313-5394-2

I. ①爱… II. ①爱… ②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95961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选题策划: 单瑛琪

统筹发行: 郝庆春

印制统筹: 刘成

封面设计: 鼎籍文化创意 杨光玉

版式设计: 杜江

字数: 338千字

版次: 2018年11月第1版

书号: ISBN 978-7-5313-5394-2

定价: 48.00元

责任编辑: 张玉虹 姚宏越

团购: 刘静波

责任校对: 于文慧

封面插图: 郝萍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张: 12.25

印次: 2018年11月第1次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3

如有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24-23284384

目 录

惊 悚

厄舍府之倒塌	003
红死病的假面具	022
陷坑与钟摆	028
幽 会	043
丽 姬 娅	056
莫 雷 娜	072
贝蕾妮丝	078
长方形箱子	087
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	098
椭圆形画像	106

心 理

泄密的心	113
威廉·威尔逊	119
黑 猫	138

人群中的人	147
过早埋葬	156
静——寓言一则	169

推 理

莫格街凶杀案	175
金 甲 虫	208
被窃之信	244
玛丽·罗热疑案	
——《莫格街凶杀案》续篇	263
你就是凶手	308

幻 想

莫斯肯漩涡沉浮记	323
瓶中手稿	339
瓦尔德马先生病例之真相	349
山鲁佐德的第一千零二故事	358
莫诺斯与尤拉的对话	375
译 后 记	384

惊 悚

“我曾经在梦中看见一艘船在海上，在午夜，在一场风暴中。甲板上是一个纤细、模糊、美丽的身影，在享受着这所有的恐惧、昏暗和动乱。我可怕的梦中人可能就代表着埃德加·坡，他的精神，他的命运，以及他的作品——它们本身就是可怕的梦。”

——惠特曼

厄舍府之倒塌

他的心儿是一柄诗琴，
轻轻一拨就舒扬有声。

——贝朗瑞

那年秋天一个晦暝、昏暗、寥落、云幕低垂的日子，我一整天都策马独行，穿越一片异常阴郁的旷野。当暮色开始降临时，愁云笼罩的厄舍府终于遥遥在望。不知为什么，一看见那座房舍，我心中便充满了一种不堪忍受的抑郁。我说不堪忍受，因为那种抑郁无论如何也没法排遣，而往常即便到更凄凉的荒郊野地，更可怕的险山恶水，我也能从山情野趣中获得几分喜悦，从而使愁悒得到减轻。望着眼前的景象——那孤零零的房舍、房舍周围的地形、萧瑟的垣墙、空茫的窗眼、几丛茎叶繁芜的莎草、几株枝干惨白的枯树——我心中极度的抑郁真难用人间常情来比拟，也许只能比作鸦片服用者清醒后的感受：重新堕入现实生活之痛苦，重新撩开那层面纱之恐惧。我感到一阵冰凉、一阵虚脱、一阵心悸、一阵无法摆脱的凄怆、一阵任何想象力都无法将其理想化的悲凉。究竟是什么？我收缰思忖。是什么使我一见到厄舍府就如此颓丧？这真是个不解之谜。我也无从捉摸沉思时涌上心头的那些朦胧的幻觉。无奈我只能接受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结论：当天地间一些很简单的自然景物之组合具有能这样影响我们的力量之时，对这种力量的探究无疑超越了我们的思维能力。我心中暗想，也许只需稍稍改变一下眼前

景象的某些局部，稍稍调整一下这幅画中的某些细节，就足以减轻或完全消除那种令人悲怆的力量。想到这儿，我纵马来到房舍前一个水面森然的小湖，从陡峭的湖边朝下俯望。可看见湖水倒映出的灰蒙蒙的莎草、白森森的枯树和空洞洞的窗眼，我心中的惶悚甚至比刚才更为强烈。

然而，我却计划在这阴森的宅院里逗留几个星期。宅院的主人罗德里克·厄舍是我童年时代的好朋友，不过我俩最后一次见面已是多年前的事了。但不久前我在远方收到了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急迫的请求使我只能亲身前往给予他当面答复。那封信表明他神经紧张。信中说到他身患重病；说到一种使他意气消沉的精神紊乱；说他极想见到我这个他最好的朋友、唯一的知交；希望通过与我相聚的愉悦来减轻他的疾病。信中还写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话。显而易见，他信中所求乃他心之所望，不允许我有半点犹豫，于是我马上听从了这个我依然认为非常奇异的召唤。

虽说我俩是童年时代的知交，但我对我这位朋友实在知之甚少。他为人格外谨慎，平生不苟言笑。不过我仍然得知他那历史悠远的家族从来就以一种特有的敏感气质而闻名。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这种气质在许多品位极高的艺术品中得以展现，而近年来又屡屡表现于慷慨而不张扬的慈善施舍，表现于对正统而易辨的音乐之美不感兴趣，反而热衷于其错综复杂。我还得知一个极不平常的事实，厄舍家族虽历史悠久，但却不曾繁衍过任何能赓延不绝的旁系分支；换句话说，除在很短的时期内稍有过例外，整个家族从来都是一脉单传。想到这宅院的特性与宅院主人被公认的特性完全相符，想到这两种特性在漫长的几个世纪中可能相互影响，我不禁认为，也许正是这种没有旁系血亲的缺陷，正是这种家业和姓氏都一脉单传的结果，最终造成了两者的合二为一，使宅院原来的宅名变成了现在这个古怪而含糊的名称——厄舍府。在当地乡下人心目中，这名称似乎既指那座房舍，又指住在里面的人家。

前面说到，我那个多少有几分幼稚的试探的唯一结果，俯望湖面的结果，就是加深了我心中最初的诡异感。毋庸置疑，主要是我心中急剧增长的迷信意识（为什么不能称之为迷信呢？）促成了那种诡异感的加深。我早就知晓，那种迷信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法则，即人类所有感情都以恐惧为其基础。说不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我再次把目光从水中倒影移向那座房舍本身之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幻觉，那种幻觉非常荒谬，我提到它只是要说明令我压抑的那种感觉是多么真实而强烈。我如此沉湎于自己的想象，以致我实实在在地认为那宅院及其周围悬浮着一种它们所特有的空气。那种空气并非生发于天地自然，而是生发于那些枯树残枝、灰墙暗壁，生发于那一汪死气沉沉的湖水。那是一种神秘而致命的雾霭，阴晦，凝滞，朦胧，沉浊如铅。

拂去脑子里那种凉必是梦幻的感觉，我更仔细地把那幢建筑打量了一番。它主要的特征看来就是非常古老。岁月留下的痕迹十分显著。表层覆盖了一层毛茸茸的苔藓，交织成一种优雅的网状从房檐蔓延而下。但这一切还谈不上格外破败凋零。那幢砖石建筑尚没有一处坍塌，只是它整体上的完好无损与构成其整体的每一块砖石的风化残缺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极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倒在很大程度上使我想到了某个不常使用的地下室中的木质结构，由于常年不通风，那些木质结构表面上完好无损，实则早已腐朽了。不过，眼前这幢房子除了外表上大面积的破败，整个结构倒也看不出摇摇欲坠的迹象。说不定得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方能看出一道几乎看不见的裂缝，那裂缝从正面房顶向下顺着墙壁弯弯曲曲地延伸，最后消失在屋外那湖死水之中。

观看之间我已驰过一条不长的石铺大道，来到了那幢房子跟前。一名等候在那儿的仆人牵过我的马，我径直跨入了那道哥特式大厅拱门。另一名轻手轻脚的侍仆一声不吭地领着我穿过许多幽暗曲折的回廊去他主人的房间。不知怎么回事，一路上所看到的竟使

我刚才描述过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越发强烈。虽说我周围的一切（无论是天花板上的雕刻、四壁阴沉的幔帐、乌黑的檀木地板，以及那些光影交错、我一走过就铿锵作响的纹章甲冑）都不过是我从小就早已看惯的东西，虽说我毫不犹豫地承认那一切是多么熟悉，但我仍然惊奇地感觉到那些熟悉的物件在我心中唤起的想象竟是那样的陌生。在楼梯上我碰见了他家的家庭医生。我认为当时他脸上有一种狡黠与困惑交织的神情。他慌慌张张跟我打了个招呼便下楼而去。这时那名侍仆推开一道房门，把我引到了他主人跟前。

我进去的那个房间高大而宽敞。又长又窄的窗户顶端呈尖形，离黑色橡木地板老高老高，人伸直手臂也摸不着窗沿。微弱的暗红色光线从方格玻璃射入，刚好能照清室内比较显眼的物体；然而我睁大眼睛也看不清房间远处的角落，或者回纹装饰的拱形天花板深处。黑色的帷幔垂悬四壁。室内家具多而古雅，但破旧而不舒适。房间里有不少书籍和乐器，但未能给房间增添一分生气。我觉得呼吸的空气中也充满了忧伤。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种凜然、钝重、驱不散的阴郁。

我一进屋厄舍便从他平躺着的一张沙发上起身，快活而热情地向我表示欢迎，开始我还以为他的热情有点过分，以为是那个厌世者在强颜欢笑，但当我看清他的脸后，我确信他完全是诚心诚意。我俩坐了下来，一时间他没有开口说话，我凝视着他，心中涌起一种又怜又怕的感情。这世上一定还没人像罗德里克·厄舍一样，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发生那么可怕的变化！我好不容易才确信眼前那个脸色苍白的人就是我童年时代的伙伴。不过他脸上的特征倒一直很突出。一副苍白憔悴的面容、一双又大又亮的清澈的眼睛、两片既薄又白但曲线绝美的嘴唇、一个轮廓优雅的希伯来式但又比希伯来鼻孔稍大的鼻子、一张不甚凸出但模样好看并显出他意志薄弱的下巴、一头比游丝更细更软的头发，所有这些特征再加上他异常宽阔

的额顶便构成了一副令人难忘的容貌。现在他容貌上的特征和惯常有的神情只是比过去稍稍显著一点，但却给他带来了那么大的变化，以至于我真怀疑自己在跟谁说话。而当时最令我吃惊甚至畏惧的莫过于他那白得像死尸一般的皮肤和亮得令人不可思议的眼睛。还有他那柔软的头发也被毫不在意地蓄得很长，当那细如游丝的头发不是耷拉而是飘拂在他眼前之时，我简直不能将那副奇异的表情与任何正常人的表情联系起来。

我一开始就觉得我朋友的动作既不连贯又不协调，很快我就发现那是因为一种他竭力在克服但又没法克服的习惯性痉挛，一种极度的神经紧张。对这一点我倒早有心理准备，一是因为读了他的信，二是还记得他童年时的某些特性，三则是根据他独特的身体状况和精神气质所做出的推断。他的动作忽而生气勃勃，忽而萎靡不振。他的声音忽而嘟嘟囔囔（这时元气似乎荡然无存），忽而又变得简洁有力，变成那种猝然、铿锵、不慌不忙的噪声，那种沉着、镇定、运用自如的喉音，那种声音也许只有在酩酊者心醉神迷之时或是不可救药的鸦片服用者神魂颠倒之时方能听到。

他就那样向我谈起他邀我来的目的，谈起他想见到我的诚挚愿望，谈起他希望我能提供的安慰。他还相当详细地谈到了他自我断定的病情。他说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遗传疾病，一种他对药物治疗已不抱希望的顽症——他立即又补充说那不过是一种很快就准会逐渐痊愈的神经上的毛病。那病的症状表现在他大量的稀奇古怪的感觉。当他详述那些感觉时，其中一些使我既感兴趣又感迷惑，尽管这也许是他所用的字眼和说话的方式在起作用。一种病态的敏锐感觉使他备受折磨，他只能吃最淡而无味的饭菜，只能穿某一种质地的衣服，所有花的芬芳都令他窒息，甚至一点微光都令他的眼睛难受，而且只有某些特殊的声音以及弦乐器奏出的音乐才不会使他感到恐怖。

我发现他深深地陷在一种变态的恐怖之中。“我就要死了，”他

对我说，“我肯定会在可悲的愚蠢中死去。就那样，就那样死去，不会有别的死法。我怕将要发生的事并非是怕事情本身，而是怕其后果。我一想到任何会影响我这脆弱敏感的灵魂的事，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就会浑身发抖。其实我并不讨厌危险，除非在它绝对的影响之中，在恐怖之中。在这种不安的心态下，在这种可怜的境地中，我就感到那个时刻迟早会到来，我定会在与恐惧这个可怕幻想的抗争中失去我的生命和理智。”

此外我还不时从他断断续续、语义含混的暗示中看出他精神状态的另一个奇怪特征。他被束缚于一些关于他所居住并多年不敢擅离的那幢房子的迷信观念，被束缚于一种他谈及其想象的影响力时用语太模糊以致我没法复述的影响，一种仅仅由他家房子之形状和实质的某些特征在他心灵上造成的影响（由于长期的忍受，他说），一种由灰墙和塔楼的外观以及映出灰墙塔楼的那湖死水最终给他的精神状态造成的影响。

不过，虽然他犹豫再三，但他还是承认那种折磨他的奇特的忧郁之大部分可以追溯到一个更自然而且更具体的原因，那就是他在这世上的最后一位亲人，他多少年来唯一的伴侣，他心爱的妹妹，长期以来一直重病缠身，实际上眼下已病人膏肓。

“她一死，”他用一种令我难忘的痛苦的声音说，“这古老的厄舍家族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绝望而脆弱的人）。”他说话之际，马德琳小姐（别人就这么叫她）从那房间的尽头慢慢走过，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便悄然而逝。我看见她时心里有一种惊惧交织的感情——但我却发现不可能找到那种感情的原因。当我的目光追随着她款款而去的脚步时，我只感到一阵恍恍惚惚。最后当门在她身后关上，我才本能地急速转眼去看她哥哥的神情，但他早已把脸深深地埋进双手之中，我只能看见他瘦骨嶙峋的十指比平常更苍白，指缝间正淌出滚滚热泪。

马德琳小姐的病早就使她的那些医生束手无策。根深蒂固的冷

漠压抑，身体一天天地衰弱消瘦，加上那种虽说转瞬即逝但常常发作的强直性昏厥便构成了她疾病的异常症状。她一直顽强地与疾病抗争，始终不让自己委身于病榻；可就在我到达那座房子的当天傍晚（她哥哥在夜里极度惶遽地来向我报了噩耗），她却终于屈从于死神的淫威；我方知我恍惚间对她的匆匆一瞥也许就成了我见到她的最后一眼，至少我是不会再见到活着的她了。

接下来的几天，厄舍和我都闭口不提她的名字。在那段日子里，我一直千方百计地减轻我朋友的愁苦。我们一起绘画，一起看书，或是我如痴如梦地听他那柄六弦琴如泣如诉的即兴演奏。就这样，我与他之间越来越亲密的朝夕相处使我越来越深入他的内心深处，也使我越来越痛苦地意识到我想让他振作起来的一切努力都将毫无结果，他那颗仿佛与生俱来就永无停息地散发着忧郁的心把整个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变得一片阴暗。

我将永远记住我与厄舍府的主人共同度过的许多阴沉的时刻。但我却不可能试图用言辞来描述他使我陷入其中，或领着我读的那些书或做的那些事所具有的确切的性质。一种非常活跃并极其紊乱的想象力使一切都罩上了一层朦胧的光。他那些长段长段的即兴奏出的挽歌将永远回响在我的耳边。在其他曲调中，我痛苦地记得他对那首旋律激越的《冯·韦伯最后的华尔兹》^①所进行的一种奇异的变奏和扩充。从那些笼罩着他精巧的幻想、在他的画笔下逐渐变得空蒙、使我一见就发抖而且因为不知为何发抖而越发不寒而栗的绘画中——从那些（似乎迄今还历历在目的）绘画中，我总是费尽心机也只能演绎出那本来就只能属于书面语言范畴的一小部分。由于那绝对的单纯，由于他构思的裸露，他那些画令人既想看又怕看。如果这世上真有人画出过思想，那这个人就是罗德里克·厄舍。至

①《冯·韦伯最后的华尔兹》是由德国作曲家赖西格尔（1799—1859）为纪念冯·韦伯而作的一首弦乐独奏曲。——译者注

少对我来说——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中——那位疑病患者设法在他的画布上泼洒出的那种纯粹的抽象使人感到一种强烈得无法承受的畏惧，而我在观看福塞利^①那些色彩肯定强烈但幻想却太具体的画时也从未曾有过丝毫那样的畏惧感。

在我朋友那些幻影般的构思中，有一个不那么抽象的构思也许可以勉强形诸文字。那是一幅尺寸不大的画，画的是一个无限延伸的矩形地窖或是隧洞的内部，那地下空间的墙壁低矮、光滑、雪白，而且没有中断或装饰。画面上某些陪衬表明那洞穴是在地下极深处。巨大空间的任何部分都看不到出口，也看不见火把或其他人造光源，但有一片强光滚过整个空间，把整个画面沐浴在一种可怕的不适当的光辉之中。

我上文已谈到过他听觉神经的病态，除了某些弦乐器奏出的曲调，所有其他音乐都令他不堪忍受。也许正是他那样把自己局限于那柄六弦琴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他的弹奏那种古怪空幻的韵味。他那些即兴之词的炽热酣畅却不能归结于这个原因。洋溢在他那些幻想曲的曲调和歌词（因为他常常边弹边即兴演唱）之中的炽热酣畅必定是，也的确是，精神极其镇静和高度集中的产物，而我在前文中婉转地提到过，他的沉着镇静只有当他不自然的兴奋到达顶点之时才能见到。我迄今还轻而易举地记得他那些即兴唱出的诗文中的一首。这也许是由于他弹唱的这首吟诵诗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强烈，因为我当时以为自己从那潜在的或神秘的意蕴之中，第一次觉察到了厄舍心中的一个秘密：他已经充分意识到他那高高在上的崇高理性正摇摇欲坠。那首题为《闹鬼的宫殿》的诗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不是一字不差的话：

① 福塞利（1741—1825），出生于瑞士的英国画家，其画充满了“忧郁的幻想和美妙的怪诞”。——译者注

1

在我们最绿的山谷之间，
那儿曾住有善良的天使，
曾有座美丽庄严的宫殿——
金碧辉煌，巍然屹立。
在思想国王的统辖之内——
那宫阙岌岌直插天宇！
就连长着翅膀的撒拉费
也没见过宫殿如此美丽！

2

金黄色的旗幡光彩夺目，
在宫殿的屋顶漫卷飘扬；
(这一切——都踪影全无
已是很久以前的时光)
那时连微风也爱嬉戏，
在那甜蜜美好的年岁，
沿着宫殿的粉墙白壁，
带翅的芳香隐隐飘飞。

3

当年流浪者来到这山谷，
能透过两扇明亮的窗口，
看见仙女们翩翩起舞，
伴着诗琴的旋律悠悠，
婆娑曼舞围绕一个王位
上坐降生于紫气的国君！
堂堂皇皇，他的荣耀光辉

与所见的帝王完全相称。

4

珍珠和红宝石熠熠闪光
装点着宫殿美丽的大门，
从宫门终日飘荡，飘荡，
总是飘来一阵阵回声，
一队队厄科^①穿门而出，
她们的职能就是赞美，
用优美的声音反反复复
赞美国王的英明智慧。

5

但是那邪恶，身披魔袍，
侵入了国王高贵的领地；
(呜呼哀哉！让我们哀悼
不幸的君王没有了翌日！)
过去御园的融融春色，
昔日王家的万千气象，
现在不过是依稀的传说，
早已被悠悠岁月淡忘。

6

而今旅游者走进山谷，
透过那些鲜红的窗口，
会看见许多影子般的怪物

① 厄科，希腊神话中的神女，回声的化身。——译者注